

谢幕时掌声如雷 观众多饱含热泪

《英雄儿女》昨晚成功首演

本报讯(记者 朱光)几封家书,一对“兄妹”,改编自同名电影与巴金小说《团圆》的大型话剧《英雄儿女》昨晚在话剧中心成功首演。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哥哥王成在抗美援朝中喊出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哥哥壮烈牺牲后,妹妹王芳作为文艺兵,以一曲《英雄赞歌》唱遍祖国大地。前奏起,就有观众轻声应和和……无论是曾经的电影观众、小说读者,还是昨晚的话剧观众,都深切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孕育了英雄儿女。

剧中英雄王成手持爆破筒纵身跃入敌群的雄姿,部分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英雄事迹。他生前所在的部队,就是现在的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机步58旅。该剧技术设计许金佳,曾经是该旅的一名军人,退伍后转业至话剧中心成为一名技术设计。编剧喻荣军在创作札记里写道:“今天我们赞美英雄,是为了弘扬英雄精神……这就是再次创作《英雄儿女》的意义所在。”因而,该剧发布了少有的赠票规则: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

士,可通过电话预约享每人两张《英雄儿女》话剧票。话剧中心离休干部、志愿军老战士宋光华作为代表获赠了第一张演出票。

昨晚演出谢幕时掌声如雷,观众几乎各个饱含热泪。观众跨越了三代人,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平时就出入话剧中心的年轻人,还有带着孩子来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假期的父母。有些带孩子的年轻父母,也没看过电影《英雄儿女》,但是在剧场里感受到了精神洗

礼,出了剧场还不忘与孩子进行“阅读理解与分析”:“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看这部话剧?就是要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一代人用生命换来的。”“上海虽然是大后方,但是也起到了确保前线物资充沛的重要作用!”90后观众董明轩表示,场面和音响效果太震撼了,尤其是王成在呐喊:“向我开炮”之际……

据悉,该剧首轮演出至10月16日,演出票基本售罄。



一对忘年交 一段敦煌情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的拍摄故事

台前幕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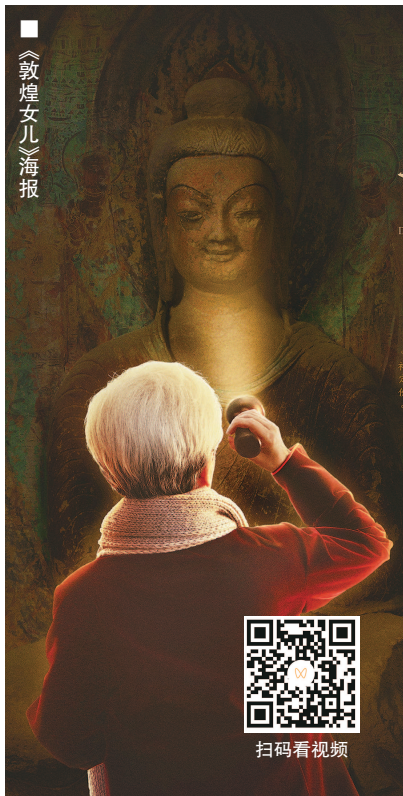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昨天在上海举办首映礼。该片以同名舞台剧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由沪剧名角茅善玉领衔主演。这部作品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真实还原了樊锦诗在敦煌进行考古、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事业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同时也展现了莫高窟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

榜样的力量

“无论是把《敦煌女儿》搬上舞台,还是拍成沪剧电影,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樊锦诗给我们带来的榜样的力量。”茅善玉说。从2011年至2020年,茅善玉曾9次带领主创团队到敦煌采风,剧本修改不计其数。茅善玉曾感叹道:“这些年间,我与樊锦诗也成了‘忘年交’。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敦煌时的那种震撼。”

这些年来,舞台剧《敦煌女儿》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敦煌、武汉等地共演出80多场,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茅善玉也凭借精彩表演在不久前摘下了文华表演奖。电影《敦煌女儿》由舞台剧原班人马出演。拍摄期间,樊锦诗也曾几次拄着拐杖来到拍摄现场反复和导演组表示:“一定要真实,不要拔高!”

首映礼上,茅善玉表示,她前几天还和樊锦诗通电话,她劝樊锦诗要注意安全,太高的



栈道就不要上去了,但樊锦诗说:“我要带着年轻人,和他们讲解,不上去不行。我动作慢一点,旁边有扶手拉着,拄个棍儿就好了。我要抓紧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茅善玉动

情地对观众说:“幸运地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这个题材,遇上了这样一个人物,她是我精神力量的源泉。”

沪剧的尝试

拍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是沪剧的一次大胆尝试。制作团队在敦煌研究院、三危山、九层楼、石窟等地进行实景拍摄,难度高、挑战大。许多在舞台上无法呈现的场景,都在电影中得到表达。

导演滕俊杰介绍,该片大部分镜头都是在敦煌莫高窟及茫茫沙漠戈壁等地实景拍摄,摄制组带着五辆大集装箱卡车来到戈壁,150多位演职人员披星戴月奋战了二十多天,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在莫高窟的洞窟里拍摄艺术品时,需要摄制组的专业与细心,所有参与洞窟内拍摄的人员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提前演练好整个拍摄流程,任何人在转身时,都不能碰到壁画。此次《敦煌女儿》拍摄全程做到了“高效、安全、零事故”。

“考虑电影节奏的需要,我们忍痛删掉了一大段优美唱腔,只保留后面的快板,让它一气呵成。”茅善玉说,“沪剧电影和一般电影不同,它有好听的音乐做重要支撑,在表达上还有肢体演绎情绪,所以它更靠近音乐剧,是上海的音乐剧。”据滕俊杰介绍,日本已经有好几个电影节都对这部电影发出了邀请,两位法国电影人也在昨天看完该片的首映后被感动落泪,当即表示希望邀请该片赴巴黎参加国际影展。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将于年内正式上映。 本报记者 吴翔

记者 手记

迎着光攀登

老年樊锦诗的声线来塑造。

在剧组,樊锦诗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不要拔高,一定要真实。看着茅善玉穿上那件棕红色摇粒绒外套,恍惚间,感觉就是樊锦诗在演自己。拍摄期间,茅善玉只身爬着四五层楼高的蜈蚣梯晃悠悠进洞窟,演员们等候拍摄时在厕所里取暖、吃泡面,一阵风沙来临盒饭上铺了一层沙子,艰辛时刻,大家总

会想起樊锦诗在大漠坚守的这些年,何尝不是这样度过。如今已85岁的樊锦诗,依然拄着棍儿慢慢地攀爬着大大小小的洞窟,为年轻人再讲述敦煌的魅力。茫茫大漠若干灿若星辰的洞窟,电影将259窟的禅定佛陀放大为一个串联剧情的线索,让观众看完后对这个比蒙娜丽莎还要早几百年的微笑佛陀印象深刻。尤其是尾声之处,一个高光,一个转身,樊锦诗本人入镜,带着她标志性的朴实笑容望向观众,透着温暖的禅意,台下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感召着所有观众不负热爱。 赵玥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晨)当地时间昨晚,当代法国文坛上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安妮·埃尔诺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代表作有《空衣橱》《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耻辱》《事件》《占领》等。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的“杜拉斯文学大奖”,中文版《悠悠岁月》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安妮·埃尔诺三部重要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的中译本。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认为,安妮·埃尔诺用细腻、伤感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为使自己和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所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希冀、梦想的奋斗过程。以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达了对父母及故乡的爱恨交加。

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界的进程,大到政治风云,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私,无不简洁生动。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因此无论什么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很熟悉的内容和很清晰的记忆。

2009年,安妮·埃尔诺曾寄语中国读者:“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月》——译成你们的语言使我充满喜悦——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代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多的动荡。”

安妮·埃尔诺获2022诺贝尔文学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其三部重要作品